

别样的风景

□吴光明

虽说离开家乡农村数十年了,不知道为什么,每逢庄稼收割时,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那道别样的风景:无数高高崛起的草萁将村庄点缀得美丽出奇。

夏秋时节,庄稼人忙到粮食进仓后,便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将麦子、玉米、水稻、大豆等农作物的秸秆堆叠起一个个草萁来。家乡人称“草萁”为“草萁”,说是祖传的。草萁大小与人口多少、田块大小有关,形状则由秸秆的类别而定,一般麦子、水稻类较为柔软的秸秆堆成圆形的,玉米、高粱类较为长些、硬些的秸秆堆成长方形的。小草萁的堆叠比较容易,大一点的草萁,甚至大到比普通房子还要高的草萁堆叠绝不是一桩容易的活儿了,没有一定的技术是不行的。因而,有些农户堆叠大草萁就不得不请“师傅”了,父亲也是被请的对象之一。记得家中要堆叠大草萁,父亲便吩咐我们兄妹放下手上的活儿给他当助手,他在打好草萁的“脚子”后站在草萁的中央,叫我们每人手执一把铁(木)叉站到草萁的周围,喊到谁,谁就叉起一捧(捆)秸秆送给他,他用叉接过秸秆一层一层往上叠,并随时掌控秸秆与秸秆之间的链接和草堆平面的水平。叠到高处,我们须踮起脚,换成长长的铁(木)叉,将手高高举起才能将秸秆送上去。倘若堆叠圆形草萁,叠到中间部位,父亲会十分注重草堆周围的平整,当底层叠到一定厚度后便将草堆渐渐往外凸出,到达腰部后再渐渐往内收缩,逐渐形成圆形顶部。草萁到顶后,无论是长方形还是圆形的,父亲总要将他事前编织好的草披覆盖到草萁顶部,然后与我们一道用草绳和木桩将草萁上下左右固定起来,做到既防风又防雨。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堆叠的草萁不但雄浑美观,而且从未发生过倒塌散乱或雨水渗漏的现象。

待到家家户户的草萁叠成时,傍晚站在村头高处眺望,但见整个村庄一座座大大小小、形状各一的草萁,在晚霞的映照下格外光彩夺目,尤其是那一个个高大圆浑的草萁,似美丽少女丰满的圆润曲线,更显妩媚动人,袅袅炊烟伴随着阵阵微风在草萁、房屋、绿树间悠闲地萦绕,那景象简直就是一幅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的精美村居画卷。

劳动之余,迎着阳光依偎在松软的草萁上歇息,那是庄稼人一种特有的享受,而对孩子们来说,草萁更是他们嬉戏的乐园。我和小伙伴们最喜欢成群结队围着草萁捉迷藏、追逐打闹,哪里有草萁就往哪里钻。一次捉迷藏,眼看要被小伙伴们找到,我急中生智从草萁上扒开一个洞钻了进去,然后用拔出的草再将洞口堵上,但见他们一拨一拨围着草萁转就是找不到我,我却在草萁内抿嘴大笑。有时我们摔跤,跌倒时谁也不肯倒在硬邦邦的泥地上,最后总是倒在软绵绵的草萁边,把草萁搞得凌乱不堪,大人们发现了不是训斥就是驱赶,可“风头”一过,我们依然如初,玩得更欢。

冬日里,温暖的阳光日复一日洒在草萁上,草萁也日复一日存储着温暖的阳光。积蓄了足够热量的草萁,那是农家孩子得天独厚御寒取暖的好地方。这时,我们几个小伙伴会偷偷选择生产队大场一隅较为隐蔽的大草萁,首先扒开一个只要能容一人进出的洞口,然后往里掏出一个能够容纳三四人大小的草洞。为防大人发现,在留下少许堵塞洞口的草后,我们随时清理现场,力求恢复如初、深藏不露。一有时间,我们就像地下工作者似的悄悄潜入草洞内取暖、玩耍。此时此刻,即便外面北风呼啸、寒冷刺骨,漫天大雪裹住了整个村庄,草洞内却暖意融融、温暖如春,我们在这里自由自在地看书、打牌、讲故事,尽情享受着神仙般的乐趣,那是大人们无法想象的。

如今,煤炭、煤气早已取代了土灶燃用的柴草,曾经的风光只能在记忆中留存。然而,意想不到的,我竟然在他乡看到了一个冒氏家族从乾隆年间开始堆积传承至今、足有5层楼高的“陈草萁”,而且它成了乡村旅游景点,引来游人无数,还上了由知名媒体人杨澜主持的大型文化类电视谈话节目《家风中华》。我终于明白了,那些由一根根、一捆捆秸秆堆叠而成的草萁,绝不是简简单单的柴火垛了,而是我们中华民族血脉里“勤俭传家”的优良传统。即便在物质条件相对较好的今天,如此家风,我等后辈还有什么理由不去传承、不去坚守!



红叶赛秋菊

马小容摄

青苔 (外一首)

□葛云彩

深秋的人们, 拥向一簇红, 一片黄, 一汪绿, 涌入红叶的艳、黄叶的富丽、绿叶的凄美。 乡村河田吻着秋的芬芳, 高楼大厦搂着秋的浪漫。 燕子衔着一整夏的故事向南飞去, 鱼儿藏起半年的潮汐往事潜入深处。 谁能注意到呢? 老街石板上的青苔, 在每一个四季轮回, 总保持一个绿的姿态 一个生命的姿势

画隐静香

是谁? 点活一幅画 让平园池变得如此生动

是谁? 暗藏一束情 将民国的文化带到现代 是谁? 留下一缕香 香溢四海, 绵绵潺潺

看, 一位自号“画隐”的许老先生 在自己的画隐园迎来自 张大千、齐白石等文斗泰星泼墨留香

听, 一只金丝雀清润的声音 掠过池塘竹林, 驻足那棵古树 吟唱一个世纪到一个世纪的浮动暗影

彩色鹅卵石铺就的小径 忽而引向形态各异的山石丛林 忽而引向静谧无尘的水上小木屋 从怪石斑驳的字迹 从紫藤缠绕的长廊 从勾勒有致的茅草檐 从芦苇蒲草间探出的小白花 清秀里透着纯净 空灵里盛满充实 画隐静香 缪斯的家园



老 罗

□段国圣

老小区改造后,我就再也见不到老罗——还有他老婆。原先他家住底层,我住三楼。老罗不像有的人家整天把门关着,他家的门总是敞着的,尽管敞着,从他家门口经过,总会闻到一股霉味,往里觑一眼,会看到一张老式的八仙桌,几条细腿的长凳,一个半人高八尺长的柜子,柜上供奉着先人的牌位和照片,还有烛台、香炉,水泥地依旧是水泥地,墙壁到墙壁间拉了一根铁丝,悬着小篮子、塑料袋,还有一串晒得很干瘪的尖头红椒,环顾四角灰蒙蒙的。

一次我晒在阳台上的一只鞋子落入他家小院,去捡,经客厅过卧室,看到一张挂衣橱,自然也是老式的,玻璃里嵌着两幅画,是文革时期的宣传画,一张是工农兵捧毛主席著作,一张是天安门上太阳升,玻璃已经有了裂痕,我倒觉得这个蛮新鲜,细细端详了一番。再匆匆地瞥了一眼那张床,蚊帐下是掀开的两条被子和散乱的几件衣裤。床下放着一把尿壶。打开前门,便到了他家小院,实在难以下脚,院子一角堆放着零碎的木柴和纸箱,还砌了一个小灶台,十几个平方米的地方居然还养了两只鸡子和三只鸭子,脏兮兮的,一只鸭子正迫不及待地在一个破瓷脸盆里洒水,自然是很不尽兴的样子,地上有菜叶子,一股鸡粪鸭屎和烂菜叶子的酸

腐臭味扑鼻而来……这番情节不禁让我心胆颤,好在掉的是一只鞋子,要落下的是羊毛毯或内衣,那就不行了。老罗的老婆倒是很热情,挽留我坐一歇喝杯茶,我连声道谢,逃也似的出了他家的门。

老罗退休有十多年了,之前在航运公司工作,他身材高大,脑门很宽,浓眉大眼,嘴里常常叨一支烟。老罗喜穿制服,那制服也太老了,可能还是第一代的,裤边上有红杠杠。他老婆比较矮小,脸皮黄巴巴的,头发已经花白,耳垂上吊一个小小的金耳圈,眼睛好像总是看不清东西似的眯着。是不是有退休待遇不得而知。老罗有一双儿女,早已成家,但不跟老的一起住,一年也看不到来回,回来总听见父子二人大吵大闹,要么就是老罗的老婆在一旁干嚎。照理说老罗的退休工资还可以,毕竟在航运公司干了几十年,应该有一点积蓄吧,但老罗怎么就一点也不料理这个家呢?

说来真让人不可思议,手机都能视频了,老罗还在木澡盆里洗澡,冬天挂个塑料浴帐,旁边支一个煤球炉子,其实这样做很危险的。那玩意我小时候领教过,从澡盆里出来的地方居然还养了两只鸡子和三只鸭子,脏兮兮的,一只鸭子正迫不及待地在一个破瓷脸盆里洒水,自然还会煤气中毒。

老罗家有烧不完的柴火,城市改造如火如荼,离他家不到二百米

正在新建一个小区,工地上常常有一些建筑垃圾,老罗便和他老婆天天在傍晚时分去捡,有时还抽防护墙上的废条和砖头(不知道他捡那些砖头有什么用),看门的发现了便大声呵斥,老罗腿子长,一听到有人骂,立马走人,他跑得飞快,人家追不上只好作罢。讨嫌的是,老罗在院子里烧锅灶,苦了楼上的人家,烟径直往上冒,呛得人直打喷嚏,你要是探过身子往下看,老罗的老婆正拿着一把扇子在扇呢……

有时一片安宁突然就听到老两口在家对骂起来了,一开架,他家的那些鸡呀鸭的也跟着嘎嘎叫,好像在为老罗的老婆助威也好像是在为老罗抗辩,老太婆骂老罗是个“老蛆子”“打枪毙”。老罗回一句“早死早好”。吵了半天也没人拉劝。

有邻居私下议论,说老罗在李堡有个相好的。隔三差五地去,钱都塞给那个相好的了。老罗老婆常常为这事跟老罗“过不去”。关于这个议论,插话的人不多——有人一本正经地说:没看见,不好瞎说。拆迁的第二年,老罗的老婆就悄无声息地死了,老罗也得了什么病,住进了医院,最后是他儿子把他接走的。

我偶尔会想到老罗的老婆,她曾经送过院子里长的扁豆和坏瓷盆里的小葱给我。至于老罗好像已经淡忘了。只记得他那穿制服的背影。

文明皋城 你我同行 经营文明

诚信守法经营 展现行业新风

不出店经营 不乱倒垃圾 不乱排油烟 不乱泼污水 不散发小广告 不乱设店牌店招 不用高音喇叭招揽顾客 不私占门前公用停车位 店面整洁形象好 门前秩序保持好 公共设施维护好 以诚待客服务好



讲文明 树新风 JIANGWENMING SHUXINFENG